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匡謬正俗卷七

唐 顏師古 撰

反扶萬反張衡西京賦云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閉庭詭異

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叫窬以徑廷眇不知其所反是反有扶萬音矣今關中俗呼回還之反亦有此音

禡張衡東京賦云祈禡禳災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案說

文解字曰褫福也字林音弋尔反字本作褫從示從虎
音斯從虎者故作褫耳今之讀者不識褫字義訓乃呼
為神祇之祇云求神而卻災或改褫字為禘禘者祭名
又失之也

怠

怠有
苦音

又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蘄栽昧旦丕顯

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漢帝拍梁詩
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四馬從梁來自斯已
下同用一韻而執金吾云徽道宮中禁墮怠又曹朔作

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
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怠懈之字通
有咎音矣

免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
田與祁奚故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
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蓋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
但賴其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

卷七
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晉侯立趙氏而
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繫二國而
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訓勉勵之勉既
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為允愜

黃卷西征賦又云發閭鄉而警策翹黃卷以濟潼黃卷
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
卷爾過此長卷即至潼關此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
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濬

險恐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遂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
跡猶存而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
為巷音去權反解云今閩鄉西黃天原是按郭緣生述
征記曰皇天塢在閩鄉東南或云衛太子始奔揮涕仰
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為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
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自
有解釋又在舊閩鄉潘生自秦之東不得先發閩鄉始
泝黃巷也且閩鄉之側行道乃在乎平川非溯原也此

為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千萬有作卷字者字後生好
奇乃輒改書本以卷易卷斯可正矣

隸齒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衛霍之將自此已
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
才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
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
徒隸齒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
彘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

奴隸齒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
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之屬為齒乃謂隸齒為
齊等之義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齒豈非僻謬按
若但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
隸齒之言未為典故安所取詳

尸韓又云感市閭之敢井類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
關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按班
書趙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

人或言臣生無益于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為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諭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為文之瑕類焉

多髯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鬢髯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讀者皆以髯為杉音按許氏說文解字云多毛飾畫之

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既訓形飾所以形及彫
字並從彡說文解字解髟字云長髮焮焮也從彡字林
音方周反此字既指訓髮貌所以鬢髮之屬字皆從髟
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
謂之彡也

奚斯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
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
頌僖歌其露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

詩為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假楚詞云聊假日以愉樂此言遭遇幽阨中心愁悶假
延日月苟為娛耳今俗猶言假日度時故王粲云登茲
樓以四望聊假日以消憂取此義也今之讀者不尋根
本改假為暇失其意矣原其辭理豈閑暇之意乎

歌左貴嬪晉元后誄云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
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皆
云古賀反斯古之遺言也

渚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汜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者耳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沈骸湘渚按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河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按史記班書楚敗漢軍於睢上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本非河上去河遠矣

穰傳毅郊祀頌云飛紫烟以奕奕紛扶搖乎太清既歆

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又張昶作華山堂闕碑銘云
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呈匪豐匪約惟
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惟馨神具萃止降福穰穰然則
穰字亦當音而成反今關內閭里呼禾黍穰穰音猶然
上今俗呼上下之上音盛按郭景純江賦云電布餘糧
星離沙鏡青綸競紉縵組爭映紫菜熒擘以叢被綠苔
鬢髻乎研上石帆蒙龍以蓋嶼泝實時出而漂泳此則
上有盛音也

激今俗呼激水箭音為吉躍反按張平子西京賦云翔
鷗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頰聽聞雷霆之
相激郭景純江賦云虎牙嶒豎以屹崒荆門闕竦而磐
礪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
飛薄此則激字有吉躍音也

中古艷歌曰蘭草自生香生於大道傍十月鉤簾起并
在東薪中中之當反音張謂中央也猶呼音入耳今山
東俗猶有此言蓋所由來遠矣

兔張正見韓信詩曰所悲雲夢澤偏傷狡兔情按淮陰
侯被執歎云狡兔死良犬烹今云傷狡兔情斯不當矣
雌郭璞山海圖譜曰寓屬之才莫過於雌雨則自懸塞
鼻以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彛此則彛有上聲音也

暴又云騰虵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暴枝非
所體難以久託此則暴曬之暴有薄音矣

上又云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
災流火不炎上斯則上有市郢反音矣

幹筦幹盃柄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音管賈誼鵬
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轉也楚
詞云管維焉繫天極焉加此亦義與幹同字則為筦故
知幹管二音不殊而近代流俗輒改為棺棺音烏活反
實為腐陋按陸士衡愍思賦云悲夫天地之驟邁運二
儀以相幹遺朱光於濬谷靡傾蓋於歧坂時方至其條
忽歲既去而晚晚以此驗之非棺明矣

貫貫字訓貸聲類及字林並音執古讀皆然而近代學

者用劉昌宗周禮音輒讀貫字為時夜反不知昌宗何以憑據其鄙俚之俗又讀為賒皆非正也案說文解字云賒驚賣貸也此則二字本來不同斷可知矣又陸士衡大暮賦云撫崇塗而難停視危軌而將逝年彌去而漸邁知茲辟之無貫競貞暉以鼓缶愍他人而自勵以此言之故知貫字為勢音矣詰訓小學及前賢文章皆相附會可以無惑說者又云漢書射陽侯劉繹功臣謂為貫陽侯所以為貫射同音耳余難之曰縣邑地名或

有時代訛轉或有方俗語異何得一之令其別字同讀
譬猶御羞之苑百官公卿表作御羞字揚雄傳作禦宿
字解御羞者即云御膳珍羞所出釋禦宿者則曰池禦
止宿之所此非漢書乎何以乖別如此今豈得便謂御
禦同音羞宿一讀斯不然矣

振許慎說文解字曰振舉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
其義皆同盡當為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貸
財輒改振為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思魏都賦云白

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
何得輒相混雜言振給振貸者並以其飢饉窮厄將就
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云耳寧有富事乎

池氈或問云今之臥氈者裏施緣者何以呼為池氈荅
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
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
帛為緣者猶謂之被池此氈亦有緣故得池名耳俗間
不知根本競為異說或作褫持字皆非也

渴罩問曰太原俗謂事不安帖有可驚嗟為渴罩何也
荅曰禮三年問曰至於燕爵猶有噍啁之類焉徐仙啁
音張流反噍音子由反此言燕雀見其儔類死亡悲痛
驚愕相聚集吟噪也彼處士俗謂羣雀聚噪為雀啁音
竹孝反此亦古之遺言故呼可驚之事為罩爾

幾頭問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此義何也荅
曰字當作機音譏機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饋梁髮
布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饋必進

機作樂盈氣也此謂新醲沐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

怒

音弩

怒字古讀有二音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僥怒離騷云忽奔走以先後及先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齊怒此則讀為上聲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念彼其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此則讀為去聲也略舉數條其例非

一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
曾不尋究失其真矣

殿研問曰今俗謂人強忍堅抗為殿研

上丁見反
下五見反

其義

何也答曰殿者猶春秋殿師之意言其無所畏懼不退
縮耳研者研摩抗拒與前人為敵或總言殿研

差或問曰今官曹文書科發士馬謂之為差差者何也
答曰詩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蓋謂揀擇取強壯
者今云差科取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爾

兩量或問曰今人呼履烏屨屨之屬一具為一量於義何耶答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屬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為量耳古者謂車一乘亦曰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訛往往呼為車若干量

章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為章估有何義答曰周書費誓云我商賚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音商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

估者即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

匡謬正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匡謬正俗卷八

唐 顏師古 撰

受授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
何者為是荅曰兩音並通接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即音受稽康詩云頤神養壽散
髮巖岫此即音授也

西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為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

朱柱黝儵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
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
書音義反西為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番或問曰今之宿衛人及于官曹上直皆呼為番音翻
于義何取荅曰按陳思王表云宿衛之人番休遞上此
言以番次而歸休以番次而遞上字本為幡文案從省
故番耳

句鈎或問曰今之官書文按檢覆得失謂之為句音禱

何也。荅曰：字當作鈎，今從徑易，故省金耳。簿領之法，恐其事有枉曲，月日稽延，故別置主簿錄事，專知覆檢，其訖了者，即以朱筆鈎之。鈎字去聲，故為構音，爾原其根本，以鈎音也。

斃斃者仆也，音與弊同。殫斲者屈伸欲死之貌，音斃。錫字義既別，音亦不同。今關中俗呼斃皆作斃，音遂無為弊讀者，相與不悟。

逢逢姓者，蓋出于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

今之為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陵尹父之裔不應棄其本姓混茲音讀乃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別妄為釋訓何取據乎

縣寰宇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為之所以謂其字者義訓繁著故許氏釋文解縣字從果音廟亦或作炫

西京賦云後宮不移樂不徙縣恣意所幸下輦成晏既與寰同故有假借末代以縣代寰遂更造懸字下輦加心以為分別按禮記云縣奔父縣子瑣二人姓氏音皆

為

廟諱

又天子宫縣諸侯軒縣諸如此類樂縣之字豈有心乎斯可明矣左太冲魏都賦云殷殷寰內此即言宇寰耳讀者不曉因為別說讀之為環則妄引環繞之義斯不當矣

苟苟者媮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而今之流俗便謂無恥之人行類豬狗每為方幅則呼苟為犬且更以戲弄爾

鄙人或問曰愚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荅曰本字作否

否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嗚呼小子未知
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
對書云否德忝帝位而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為鄙以
其言同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又問曰鄙非邊
鄙之謂邪美好者謂之都言習京華之典則醜陋者謂
之鄙謂守下邑之愚蔽不其然歟荅曰非也都者自是
閑美之稱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
辭云此德好閑習以都皆非上京之謂也曹劇云肉食

者鄙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漢武帝詔賢良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董仲舒對策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楊惲云昆戎舊壤子弟貪鄙班孟堅云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曹大家女誡序云鄙人愚闇受性不敏皆非田野之謂也至如詩有鄙人士篇者此自別指都邑爾後文士論叙觀遊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無繫于賢愚也蹈道則為君子違義則為小人豈必都邑之

人皆能賢智邊鄙之士悉皆頑劣詳而言之則不通矣
被庫或問曰今俗人云高被者何以謂下為被有訓義
不荅曰左傳曰宮室卑庫音婢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
卑法地音亦為婢今呼被者此蓋庫聲之轉爾

摹姑或問曰小兒羸病謂之摹姑何也荅曰此謂巫蠱
爾轉為摹姑此病未即殞斃而惛惛不除有似巫祝厭
蠱之狀故祭酬出之或云漢武帝末年多所禁忌巫蠱
之罪遂及貴戚故其遺言徧于三輔至今以為口實也

呵麼或問曰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為呵麼

上力可反下莫

可反有何義訓荅曰莊子云長梧封人曰昔余為木而鹵

莽之

莽音莫古反

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

實亦滅裂而報予郭象注曰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也今人所云鹵莽或云滅裂者義出於此但流俗訛故為呵麼耳

骨鹿問曰俗謂鷓為骨鹿此語有何典故荅曰爾雅云鷓麋鷓然則鷓一名鷓今人云骨鹿者是鷓鹿耳以鹿

配鵠者蓋象其鳴聲以呼之亦由子規蛭螻鷺鴨鳩鵠之類也今山東俗謂之鵠此亦象其鳴聲固知字並為鵠不得呼為骨傍輒加鳥者此字乃是鷓鴣不關鷓事也

歷底問曰諺云賊無歷底中道回謂內應導引為歷底何也答曰按周禮有狄鞮氏掌譯蠻夷之言禮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道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蓋謂譯導相因耳今

言外人未相練悉不能來為賊盜因藉當家有人導引
依其衝要孤虛故謂之狄鞮也俗語音訛變言厯底耳
門限問曰俗謂門限為門蒨何也荅曰按爾雅曰杖謂
之闔郭景純注曰門限也音切今言門蒨是杖聲之轉
耳字宜為杖而作切音

替問曰新故交代謂之為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替廢
也詩稱勿替引之傳云無替舊職皆謂不廢墜耳前人
既廢後人代之故總謂代為替近者俗人作髻髮字訛

舛妄改作頤人因以為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問根原
莫能解說武德中予忝中書舍人專掌綸誥于時中書
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勅宣
行務合訓典舉余釐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為替代之字
自茲已後莫不化焉頤字絕矣又鞞履之屨說計反自有
正文鞞下屨脊義亦無異今既見替代字如此遂作替

脊失其義旨此屨非謂交代以替脊背較然可知矣

樂石或問曰秦始皇嶧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樂石何

也。荅曰：許慎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樂石，即磬也。禹貢稱徐州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為磬。蓋秦之所刻，即是磬石。近泗濱，故謂之樂石耳。所以獨嶧山之文以稱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士遂總用碑碣之事，蓋失之矣。

享或問曰：俗呼某人處為某享。

火剛反

其義何也？荅曰：此

是鄉聲之轉耳。鄉者，居也。州鄉之鄉，取此為義。故子產有云：毀於西鄉，又向對之。向，古文典籍卒無向字，尋其

音趣本因鄉字始有向音今之向字若於六書自是北
牖耳詩云塞向墜戶是也

迴迴遠之迴今俗讀之音戶蓋反按潘岳西征賦云覽
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
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以韻而言或有此
音矣

上下荀爽與李膺書云舍館上下福祚日新此蓋古來
人士致書相問之常辭耳凡言上下者猶稱尊卑總論

也此類非一是以王逸少父子與人書每云上下數動
靜上下咸宜上者屬於尊親下者明謂子弟為論及彼
之尊上所以上字皆為懸闕而江南士俗近相承與人
言議及書翰往復皆指父母為上下深不達其意耳

孟仲叔季元者始也孟者長也伯仲叔季亦以次序相
承是以古人立名字多依此為義理元將仲將元方季
方孟丙仲壬孟堅仲叔伯符仲謀之類是也今流俗君
子不思其義或兄弟四五同稱一仲昆季十數但連一

叔失之遠矣

扃鉉者鼎之耳易稱金鉉玉鉉是也扃者關也禮云入戶奉扃今之宮中猶呼門戶短關以關鈕者為門扃又左傳云楚人甚之脫扃莊周云唯恐緘滕扃鑄之不固皆謂鈕屈之內小關者爾而禮器有鼎扃者字或亦作鼎謂橫關之物以扛舉之耳所以貫鉉非即鉉也而先儒說者讀扃為鉉合作一物失之遠矣若謂鉉非鼎耳者易辭不應云黃耳金鉉據此而言非鼎明矣

示許氏說文解字解示字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
從三垂日月星也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所
以禍福機祥神祇之字皆從示而周官古文所論神
祇皆以為示字蓋古從省借耳今之學者不知示字本
義便同福祥之屬字皆從示乃云祇旁立字此不究其
源也

仇怨偶曰仇義與讐言同嘗試之字義與曾同邀迎之字
義與要同而音讀各異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徑讀仇為

雙言讀嘗為曾讀邀為要殊為爽失若然者初字訓始宏
字訓大淑字訓善亦可讀初為始讀宏為大讀淑為善
邪

愈愈勝也故病差者言愈詩云政事愈厲楚辭云不侵
分愈疏此愈並言漸就耳文史用之者皆取此意與病
愈義同而江南近俗讀愈皆變為踰關內學者遞相放
習亦為難解

舍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

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
百舍重趺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
違義借讀於理僻謬

飭飭者謹也敬也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其脩飾之宗
從巾書云飭天之命月令云飭喪紀考功記曰飭力以
長地財謹按呂后詔稱高皇帝巨飭天下武帝詔稱飭
躬齊精並是謹敬之義諸如此類文籍有用飭者其意
皆同曲學之士不能詳別遂使書寫訛謬飾飭兩字混

而為一並食傍作芳縱或知有飭音止謂借飾為飭耳
全不辨者總讀為飾蓋大夫之矣

陵遲蔡南問乾鑿度云王道陵遲何謂陵遲董勳荅曰
舒疾有節禮云喪事雖遽不陵節是王道越於遲節言
教不行也按陵為陵阜之陵而遲者遲遲微細削小之
義今俗語猶然又遲即夷也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
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淮南說馮夷河伯乃為遲字
史籍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夷者平也言陵阜

漸平喻王道弛替耳越於遲節曲而未允

獻左氏傳蔡南問北平侯始獻左氏傳北平侯從誰得
之董勛荅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屬悉從河間王所得
也按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
書張蒼本以客從高祖歷位諸侯相御史大夫蒼凡好
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孝文四年為丞相百餘歲孝景
五年薨而河間獻王景帝之子枝其年月不相及殆非
獻王所得明矣

禽或問易云失前禽唯謂鳥耶及其獸耶董勛荅曰凡鳥未孕者為禽鳥獸通耳按言通是也未孕非也禽者取禽制於人不別孕與未孕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獸豈論孕不孕乎又傳稱收禽挾囚漢高祖云此其所以為我禽諸如此類皆屬於人亦取禽制之義豈又辨孕育哉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自是總別飛走大名與禽制之義不相妨也

關雎蔡南問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答曰舊說云
關雎白鷺尸鳩鷓鴣未之審按關關和聲雎鳩王雎詩
序總撮句內二字以為篇名耳不得即呼雎鳩為關雎
也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為交桑乎于嗟乎騶
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答又不析俱失之矣

殊死或問曰每見赦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以下
為有異否何謂殊死董勛答曰殊異也死有異死者大
逆族誅梟首斬腰易有焚如之刑也漢高帝初興之際

死罪已下是為異死者不赦也世祖始起赦殊死以下
是謂異死者皆赦也按稱殊死絕死謂斬刑也春秋傳
曰斷其木而不殊班書韓延壽傳云門下掾自剄人救
不殊殊者訓絕而死有斬絞故或云殊死或云死但云
死者絞縊刑也云殊死者身首分離死內之重也非取
殊異為名又漢高帝五年赦天下殊死已下何言不赦
乎漢令云蠻夷有罪當殊之而應劭釋云殊之者死也
義與誅同此說亦未盡

抉目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于艾陵還誅
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抉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入吳
也按史記伍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等諸書子胥本諫
夫差伐齊稱越之在吳心腹之疾越不為沼吳其泯矣
齊之於我疥癬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荆
棘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夫差既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劍
以死子胥曰抉吾目著于東門以視越之入吳此是子
胥知越必滅吳怨其言之不用耳夫差以不信其言故

殺之寧有夫差肯自云越當入吳而今子胥目視此語
謬矣

無恙又釋無恙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
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乎非謂疾也按爾
雅云恙憂心也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
之無憂豈謂不被蟲噬乎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疾
何恙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
豈又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安得食人之蟲

總名恙乎

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自圈公至稱傳世十一按班書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圈公也公當秦之時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則不為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為之乎且呼惠帝為惠太子無意義孟舉之說實為鄙野近代草萊末學之人多喜自撰家譜處置昭穆妄稱爵位至有云黃帝時為

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為丞相漢光武時為相州刺史不知本末轉相誑耀皆此類也又云呂伯成哀之時兄弟三人並為丞相接班書紀傳及百官表成哀之時無丞相姓呂者而云兄弟三人為之何所取哉斯謬甚多難以具舉

嬰與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即是江南嬰與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即其多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與蒲萄種類殊別江南自是蒲

菊北土兼有嬰奧斯則非一物明矣

稻秫稷本草有秫米稻米稷米三者並別出而體不同
陶宏景注秫米云此即今人以作酒及糖者方藥不止
用噍嚼以塗漆創及釀酒諸藥醪耳注稷米云道家方
藥有俱用稻米杭米即是兩物云稻米糠白如霜今江
東無此皆通呼稷米為稻米耳不知其色類復云何按
本草所謂秫米者即今之似黍米而粒小者耳其米亦
堪作酒而不及黍所謂稻米者今稷米耳而陶公以稷

為秫不識稻是稷故說之不曉許氏說文解字曰秫稷
粃者稻稌也沛國謂稻為稌又急就篇云稻黍秫稷左
太沖蜀都賦云稷稻漠漠益知稻即稷共稷並出矣然
後以稻是有芒之穀故於後通呼稷稷總謂之稻孔子
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米使者此並非指
屬稻稷之一色所以後人混稷不知稻本是稷耳

沙苑本草云防風出沙苑川澤及邯鄲瑯琊上蔡陶宏
景注云郡縣無名沙苑者按今同州沙苑之內猶有防

風此乃古昔已來土宜所出故本草稱之耳自晉東徙
區宇分崩揚越之地與三輔隔絕所以彼人不識沙苑
陶公生長江南間有此感乃於郡縣名求之竟不知處
蓋亦尺有所短乎

苦菜本草云苦菜味苦名茶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
及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公宏景注云疑此即今茗茗
一名茶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
州乃有苦織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六月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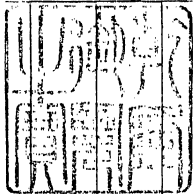
從葉出八月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按此苦
菜即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似苦葠而細
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所說正得體狀近
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者即爾雅所謂
藏黃蔕爾陶公雖知俗呼苦職為苦菜而不識其苦菜
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煩惑且本
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倉米本草有陳廩米陶宏景注云此今久倉陳赤者下

條有粳米宏景又注云此即今常所食米前陳廩米亦是此種以廩給軍人故曰廩耳按陳廩米正是陳倉米廩即是倉其義無別陶公既知已久入倉故謂之陳而不知呼倉為廩改易本字妄以廩給為名殊為失理

羹臠王叔師注楚辭招魂云有菜曰羹無菜曰臠案禮云羹之有菜者用椈其無菜者不用椈又蘋藻二物即是羹羹之芼安在其無菜乎羹之與臠烹者以異齊調和不同非係於菜也今之膳者空菜不廢為臠純肉亦

得名美皆取於舊名耳



匡謬正俗卷八